

#### 四 梁鼎芬

梁文忠公，字星海，別號節庵，廣東番禺人。光緒六年進士，授翰林院編修，時年僅二十二歲耳。法越事起，奏劾北洋大臣李鴻章誤國罪狀，請明正典刑，以謝天下。奏入，不報。復追論，延旨斥妄劾，受嚴議，降五級叙用，雖然，而節庵之直聲，已震動天下矣。

南皮張之洞總督兩廣，聘主廣雅書院講席，後調兩江，又聘長鍾山書院。旋隨南皮赴湖北，參幕府事，時推行新政，凡關學堂事，事無鉅細，惟節庵是任。未幾，奏保署武昌知府，復累擢按察使，布政使。奉旨入覲，面劾慶親王奕劻，又劾直隸總督袁世凱，謂其爲人：『權謀邁衆，城府阻深，能陷人，又能用人，私黨滿布京津，狼抗朝列，虎步京師，臣不敢自愛其官職，並不自愛其性命，但有一日之官

，即盡一日之心，言盡有淚，淚盡有血。……」此真言人所欲言，亦言人所不敢言。不圖，降詔訶責，乃引咎乞退。

## 二

迨兩宮升遐，萬里奔喪，痛哭而返。會南皮正在樞廷，亦不往謁。明年。聞南皮喪，再入都，親送至原籍安葬，而後歸里。及武昌首義，倉皇入都，以三品京堂，奉旨爲廣東宣撫使，而大勢已去，無可挽回，且粵中紛亂，道阻不得達，乃自請罷免，願留守陵寢，奉旨在毓慶宮行走。張勳復辟事起，臥病強起，周旋事變，憂傷過度，逾年病卒，謚文忠，此真孤忠耿耿，生死無貳之臣也。

節庵博學多才，守道重義，於四庫全書目錄皆能背誦。每逢僚屬謁見，輒詢以會讀四庫目錄否？有孔某者，山東曲阜人，候補知縣也。於四庫目錄，讀之爛熟，一日晉謁，節庵仍以前言問，孔乃高聲朗誦，節庵拍案稱賞曰：「汝真不愧爲聖人後裔。」遂向上方揄揚，不數日，即授實缺。

光緒十一年，節庵以法越事件彈劾北洋大臣李鴻章，因而去官，南海曾有蝶戀花一闕慰之，詞云：『記得珠簾初捲處，人倚闌干，被酒剛微醉，翠葉飄零秋自語，曉風吹墮橫塘路。詞客看花心意苦，墜粉零香，果是誰相誤，三十六陂飛細雨，明朝顏色難如故！』

以落花况節庵，淒迷悵惘，怨悱交融，一往情深，想見老輩之篤交重義，節庵和之，其下半闕云：『多謝詞人心太苦，儂自摧殘，豈被西風誤！昨夜明月今夜雨，人生那得長如故！』

光緒十七年辛卯，南海講學萬木草堂，節庵贈以七言律詩三首，其第一首云：『牛女星辰夜放光，樵山雲氣鬱青蒼。九流混混誰真派，萬木森森一草堂。但有羣倫尊北海，更無三顧起南陽，芟衣闌佩夫君意，憔悴行吟太自傷！』

時南海以中法北京條約，喪權失地，伏闕上書，有所論列，所志不行，退而講

學，故覆詞云云。樵山，則南海故居也。具見梁啓勳先生筆記。按梁康二人，在清季以維新份子見阨於守舊之皇室大臣，或貶竄殊方，或亡命異域，入民國，又被時人譏爲頑固之遺老，維新耶？守舊耶？一身而兼之。

#### 四

節庵課吏，向無定時，僚屬晉謁時，雖二三人，亦可命題考試，某次，以司馬光爲題，有捐班曾某者，未嘗閱及史鑑，以爲司馬光必爲司馬懿後裔，乃大書曰：司馬光者，司馬懿之孫也。節庵閱之大笑，即書一絕於卷尾云：『張家帽戴李家頭，漢宋何時開始休？畢竟此篇還可取，勝他一句一鉤輒。』因他卷竟有用漢司馬遷故事，且語語費解。

清室既亡，所謂遺老者，多任民國官吏，獨節庵仗節不屈，且每謀入宮請安，其時，太監索門包四兩，方爲通報，節庵每照付。有好事者嘗爲詩以嘲之：『一律夷齊去做官，首陽薇蕨采難完，忠臣要算梁星海，四兩門包請聖安。』此雖一時嗚

噓，然較之大聲呼萬歲，醜顏事敵人者，其人格高下如何哉？

